

天定风流

TIANDING
FENGLIU

II 金瓯缺

生于烈火中含笑涅槃，谁在大地上踏雪而行？
谁将赴这天下陷阵，只愿她在原处安好。
谁爱逐这人同情义，绝不让他孤单前行？
生死，危境，你且去，我就来。

天下归元 著

TIANXIA GUIYUAN
NOVENS

幽默大气
华一册来袭

2011年全国女性文学
最佳新人奖

2012年潇湘书院
『非凡成就奖』获得者

华语文坛最大气
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连续六个月雄踞潇湘书院
月票榜TOP1

现代纯良女惊艳重生
问鼎路逐尽情仇！

成名，奇嫡，乱国，惊情……

云雷谜案，皇族秘辛，

登基大典背后暗藏阴谋……

三万里风云下，

王者之旅徐徐展开，

大气爱恨抵死缠绵！

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TIANDING
FENGLIU
II 金瓯缺
【上】
天下归元 著

天定风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定风流. 2, 金瓯缺: 全2册 / 天下归元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36-9143-8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0817号

书 名 天定风流Ⅱ金瓯缺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8.5
字 数 53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143-8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上]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都是狐臭惹的祸	1
第二章	烛影摇红	9
第三章	你可以去死了	18
第四章	荣华一梦	28
第五章	同在	36
第六章	皮影戏	51
第七章	选择	56
第八章	愿你安好	63
第九章	让我需要	72
第十章	婚书	81
第十一章	抢亲	90
第十二章	争夺	99
第十三章	你总是不听话	107
第十四章	一吻心劫	117
第十五章	双修	127
第十六章	姑娘请你温柔一点	137

第十七章	戏桃	150
第十八章	爱杀	163
第十九章	兔子军团	169
第二十章	疯狂纳兰述	178
第二十一章	芙蓉鲜蔬汤	186
第二十二章	美人鱼	198
第二十三章	生死之吻	209
第二十四章	自投罗网	220
第二十五章	我愿意	231
第二十六章	会师	237
第二十七章	禁恋小白兔	245
第二十八章	正妻之争	256
第二十九章	镇服	268
第三十章	告白	278
第三十一章	Only you	288



第一章 都是狐臭惹的祸

“刚得到的消息，云雷军在真阳地界突然改变了昼伏夜出的习惯，白日冲击关卡。这引起了当地官府的追击，连带附近州县驻军全出，现正在全境搜捕他们。”

离冀北不远的一座隐蔽的山头里，戚真思正在向纳兰述通报云雷军的讯息。

纳兰述沉默。远山的影子映上他的眉尖，未添愁郁之色，只增了几分沉肃之意。

戚真思也没有说话，只拢紧双膝，将头慢慢埋向膝盖。

两人都知道云雷军，或者说君珂的用意。之前一路过来，朝廷由于没有料到云雷军最后竟和尧羽卫一同冲出燕京，所以路上设置的关卡都只是针对冀北在燕京的力量。那些关卡对付几百人的尧羽卫是绰绰有余，但加上那两万多云雷军，便如螳臂当车，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此刻两处力量已分散，尧羽卫接下来的路便没那么好走了。这时候云雷军突然改变风格，横冲直撞，很明显是想将附近的官府力量吸引住，好让尧羽卫趁机脱身，尽快赶到冀北。

但此刻，尧羽卫最不愿承的，就是云雷军的情。

“从他们行走的路线来看，应该已经取道鲁南了。”半晌，戚真思哑声道，“小珂……有没有和他们一起走？”

纳兰述的眼珠动了动，这是他唯一把握不准的事。他了解君珂，她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不可能弃云雷军而去，所以他才先弃她，好让她能与他分道扬镳，不被卷到冀北的腥风血雨里。

可如果她追来呢？若她落单，可能自保？

“注意四周一切动向，尤其可疑人士。”半晌，他叹息一声。

“是。”

不过，纳兰述和尧羽卫很快便打消了顾虑。云雷军在君珂的带领下，凭借着尧羽卫留下的详细地图，有时会合，有时分散，数次绕过被朝廷调来围剿的各地边军，还打了几个漂亮的穿插战。更神妙的是，大燕朝廷紧急调动南阳、真武两地边军，想来个两面夹击，结果云雷军竟在合围的最后一刻脱出，不仅令夹击的两军撞在了一起，还险些将他们反包了饺子。

这一战的规模虽不大，但其间对时机和战况的把握，在行家眼里绝对堪称精妙，

精妙到戚真思和纳兰述面面相觑。在他们的印象里，君珂似乎没这么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但除了君珂，谁又能指挥得动桀骜的云雷军？

之后，云雷军再次会合，兵锋直下，附近州县驻军无一能与之敌。要知道，想从关外一路打进来，两万云雷军绝对不够，但倘若只从关内一路疾奔向外，那机动性和腿功都极强的云雷军，还真没有对手。

纳兰述和戚真思都渐渐放了心，看样子，君珂当真带着云雷军离开了。

此时，尧羽卫已与等候在三水县的部分护卫会合，留在三水县的两千护卫，一千人在燕京出事后直奔冀北，一千人留下来等待纳兰述，在燕京边界接应从京中逃出的同伴。

过了三水县，进入定湖县地界，再过一道山脉，就是冀北。

令尧羽卫化整为零在城外休息，纳兰述和戚真思变装进了三水县城。三水县靠近冀北，他们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些消息。

三水县也是外松内紧，巡查不绝，但比起当日燕京的紧绷，纳兰述和戚真思还不把这儿放在眼里。虽然到处都在张榜悬赏捉拿他们，两人却坦然自若，还专门从通缉的画像下走过。

他们直接去了当日去过的茶馆，那是本地最大的茶馆，也只有在那种地方，才有可能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

纳兰述遥望着那家客流进出不绝的茶馆，眼神里微微有些怅然。似乎只是不久前，他还带着君珂插针般一路挤进了那里，那时他身边有笑嘻嘻的君珂，有傻兮兮的幺鸡，还有一脸老实的丫鬟红砚。

一转眼，人间霜雪，天各一方。君珂带着她的云雷军，踏上漫漫归乡路；红砚失了她的大个子，终日浑浑噩噩；幺鸡在他们离开时若有感应地低声咆哮，被戚真思好一阵絮叨，然后抱了又抱，洒泪而别。

自此后思念绵长，在每寸寂寥的光阴里。

那般怅惘的眼神一闪又逝，随即他一笑，“走吧。”

两人变装成一对兄弟，衣着相貌都普通得让人不会多看一眼，只是纳兰述的腰带有点儿特别，是管状的，他用布带缠了一圈，看起来便不显眼了。

三水县的茶馆永远都那么热闹，纳兰述和戚真思在墙角找了张桌子坐下，随便要了点儿食物后，便静静聆听周围的动静。

“听说冀北成王造反了！已经快要打到定湖了！我那口子叫我到南阳去避避呢。”

“什么呀，我倒听说，是朝廷派大军围了冀北，成王一家已经被杀，死绝了！”

“我可是听我那在县衙做文书的大舅子说的。”

“我还是听我三哥说的呢，他是定湖驻军校尉，消息肯定比你大舅子一个文人准。”

“你们俩别争了，保不住一个都不准。我告诉你们一个定没错的：成王妃偷偷带走了成王的大军，跑到尧国去当女皇了！”

“胡扯！”

“瞎说啥呢。”

“流言多的是，谁知道哪个是真的！不过有件事倒是定没错的：冀北已被大军封锁，天阳城许进不许出，上万雄兵列阵，每天都有神射手蹲守在城头，连只苍蝇都不让飞出。你们说得再起劲，也得不着一手消息……”

“莫谈国事！”有人一指柱子上的贴条。

四面安静了下来，众人各自喝茶吃点心。

纳兰述和威真思对望了一眼，难怪他们和回去的一千护卫联系不上，天阳城竟被封锁成了这个样子！

信息如此驳杂，却都不是好消息，两人的心都沉了沉，神色却不动，只各自饮茶。

突然，前方一阵骚动，有人欢叫道：“老胡头又带他家妮子出来唱了！”

两人抬头一看，二楼上已经坐下了一个中年瞎子、一个少女和一个戴着眼罩的黑面少年。众人乍见他们，便嫌弃地齐声哄笑。有人道：“老胡头，你这个干孙子，一身的狐狸臊臭味儿！今天怎么也带出来了，不怕熏着我们？”

“各位大爷见谅。”那老胡头连连作揖，“丫头近日身子不是太好，老朽怕她累着，这才让蛮子出来照应一下。老朽已让蛮子洗了澡，带了香包，不敢让他上前惊扰了各位大爷。”

“得了，唱吧。”

纳兰述和威真思原本已准备走了，听到这话，都不禁目光一凝，盯住了那个少女。只见那少女身材略显丰腴，一张粉白的团团脸，明显要比君珂胖得多。

两人再看那少年，虽年龄相仿，那少年却足足比君珂胖上一圈，也比君珂高，而且穿了双一看就是捡来的旧靴子，还是薄底快靴，增不了高。大冬天的，少年竟卷着袖子，露出来的胳膊结实黝黑，上面覆着长长的汗毛。

两人的目光从少年身上滑了开去，怎么看他也不可能是君珂，身高什么的都不对，况且，君珂这姑娘还挺爱美的，也不喜欢变装。

两人的注意力又回到那少女身上。然而那少女一开口，两人又松了口气，少女的声音如黄莺出谷，碎玉鸣泉，君珂说话没人家好听。

心思一旦放松，便不在意那三个人了，纳兰述和威真思准备离开。市井百姓能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他们宝贵的时间也经不起耽搁。

岂料两人刚起身，忽听一男子大声道：“可找见你了！”随即一队操刀持剑的武林人士大步跨进茶馆，拨开人群，直奔楼上。他们一路撞翻了小二，踢倒了凳子，惊

得四面纷乱。

那些人直奔楼上，看模样是冲着少女去的。那中年瞎子颤巍巍站起身来，抓住孙女要往一边躲，那黑胖少年却只傻张着嘴，呆呆站着。

莫不是又一出狗血的强抢歌女戏码？纳兰述与戚真思对看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一丝轻蔑。随后，两人看也不看楼上的喧闹，转身就走。

蓦然身后有脚步声急响，有人大步奔来，直冲两人背后。两人眼神一冷，笑隐讥诮。

头也不回，纳兰述背后劲力放出，戚真思有意无意地一动，肋下斜斜露出一截剑柄。

两人站姿随意，看似毫无所觉的样子，实则身周四侧，已无人可以接近。

那脚步声噤噤而来，却是人还未至，便先有一股熏人的恶臭传来。

两人心中俱是一凛：莫非有毒？

脚步一撤，纳兰述劲气雄浑，刹那一涌！

戚真思的剑柄闪电般倒弹，像毒蝎的尾钩，倏忽一现！

啪！一声闷响，戚真思的剑柄重重撞上人体的软肋部位。可那种毫无劲力抵御的触感，让戚真思一惊，对方没有武功？

与此同时，纳兰述的劲气也到了，正撞在那人胸前，隐约响起一声闷哼，接着便是人体倒地之声。

戚真思、纳兰述此时都觉不对，对看一眼，霍然回身，同时伸手捞住了那人。两人触手便觉臭气扑鼻，指下肌肤油腻，戚真思喇地放手，纳兰述无奈，只得用一根手指拎住那人的袖口。

来人却是那个黑面高胖少年。他已经昏了过去，嘴角浅浅一丝血迹，看样子是受了内伤。这也不奇怪，在两大高手的夹击之下，一个没武功的人，哪里能抵受得住。

纳兰述、戚真思俱是懊恼。两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十分警惕，所以即使听出后面来的人似乎没有武功，也害怕有诈，不敢轻忽。幸而因害怕误伤，纳兰述只用了一半内力，戚真思也只用了剑柄，就算如此，还是误伤了无辜，可见防备太过也不是好事。

此时，那群武师也冲了下来，领头的武师看见那少年被纳兰述拎在手里，顿时大喜，道：“有劳这位兄台了，帮我们擒住这小子，事后我家老爷必有重谢！”

纳兰述、戚真思面面相觑，敢情要抓的不是美貌歌女，而是这个丑陋的狐臭小子？

“两位还真是好心。”身边有知情的人冷笑，“城东王百万得了怪疾，需要十个狐臭男子的腋下狐宝做药引，他们在全城找狐臭男子，抓了去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胡家带着这小子东躲西藏好多天了，哪家茶馆也不敢多待，今儿大概是揭不开锅

了，这才无奈出来卖唱，可巧就给这批人盯上了。兄台，你赶紧带着这小子去王百万那里领赏吧，就差这一个了！”

“把这小子送上来吧。”对面的武师大喇喇地招呼着，“等下你自己去城东王老爷门房那里领赏，咱们给你作证。”说着就来抓那黑面少年。另外几个人早已各自抽出一把带着倒钩的刀子，“老爷的病来不及了，得赶紧现挖了送过去……喂，你们！”他招呼四面的茶客，“都给我滚出去！血淋淋的，好看吗？”

那中年瞎子摸索着扑过来，抓住领头武师的衣袍大哭，“不能啊……不能啊……老朽祖孙二人日常都靠蛮子照顾，他是好人啊……”

“老不死的，滚开！”那武师一脚踢开中年瞎子，“我家老爷就差这一个狐宝了！既是个好人，干脆好事做到底吧！”

一个武师把蛮子抓过来，另一人猛地撕开他的棉袄，破烂棉絮纷飞，浓郁的臭气比先前重十倍地散发了出来。这股气味十分有穿透力，刺入人鼻腔的一刹那，简直熏得人要昏了。那几个武师却欣喜若狂，大叫道：“这个好，这个好！”说着，刀光一闪，便向那少年腋下挖去。

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那手似乎也不怎么快，但武师那已递到了蛮子腋下的钩尖，突然便落了空。那双手轻轻一拽，蛮子不见了。

武师大怒，一抬头，只见面前两排亮白的牙齿，颗颗如珠似玉。两排牙慢吞吞地在他面前磨了磨，又慢吞吞地吐出一句：“我也喜欢狐宝。”

不知怎的，明明这人看起来没火气、没速度，但那磨牙的声响，让几个武师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好像自己的心肝或什么东西，正在那人的牙齿间，被慢慢地磨着。

戚真思很有火气，这小子太臭了，但又不得不管，人家是先被他们弄伤，才会被那群打手捉住的。“速战速决。”身后的纳兰述声音淡淡，“不得伤人。”

戚真思抬头一笑。

半刻钟后，茶馆旁的一排酒缸里，一堆人头朝下倒栽着，每个坛子一个，齐溜溜一排。

“真是的。”戚真思“种”完最后一个“酒鬼”，拍拍手，对脸青唇白、浑身发抖的茶馆老板道：“这些兄弟，也太嗜杯中物了，这样不好。等下我们走了，你可记得要把人拉出来，不然他们被酒熏死，就是你的罪过了。”

老板：“呃……”

四面看了看，纳兰述皱眉道：“那老胡头祖孙呢？把人还给他们，不成的话再给点儿钱，让他们离开三水算了。”

“他们被好心人扶出店了……”老板战战兢兢地道。

戚真思低头看那黑面蛮子，见那臭烘烘的少年已经醒来，脸色衰败，低低呻吟

着。少年紧紧地夹着胳膊，似乎也知道腋下气味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威真思刚要说话，突然脸色一变，猛地扑倒在地。

咻！一道火箭呼啸而来，拖着长长的红色尾焰，直奔堂中几人。

那叫蛮子的少年还傻站在那儿，瞪大的瞳仁里渐渐映出红色烈火的轨迹，显是惊得已忘了动作。

和威真思同时扑倒的纳兰述，一脚将他蹬倒在地。

火箭擦着众人头皮而过，射到对面一个酒缸上。轰的一下，烈火燃起，那酒缸里被倒栽进去的倒霉武师，立刻就被烈火包裹，刹那间号叫如兽，惊得几条街外的人都四散逃窜。

趴在地下的威真思霍然抬头，眼睛里倒映出浴火人影。刹那间，她仿佛看见滔天烈火，连绵巨雷，滚滚黑烟，无数挣扎惨叫的人影……

燕京绝灭夜，如一幕永世不可摆脱的噩梦，凶猛卷来。威真思的眼睛瞬间充血。

咻咻咻咻！后头来的已不是火箭，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巨箭。就在他们和王百万家武师对峙的短时间内，这间茶馆，竟已被悄悄包围。

重弩巨箭激射在四面长窗上，顿时将所有窗户射得碎片纷飞，堂中情景一览无余，而堂外的人群早已被驱散。无数铁甲士兵手持弓箭长刀，遥遥将茶馆包围，连屋瓦上都有弓弩手居高临下地趴着，箭头对准堂内，蓄势待发。

纳兰述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惊讶，三水县竟有这样灵敏的反应！他们这才进城多久？

羽箭劈头盖脸地罩下，那蛮子被吓得满地乱滚，纳兰述怕他被误伤，抓住了他的脚踝。

威真思一直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被烧的武师。突然，她一跃而起，茶馆此时四面全无遮挡，一点儿动作都被看得清清楚楚的，几乎是在威真思跃出的同时，箭雨如泼，狂飙而来。

威真思一把抓住了已被射死的茶馆老板，挥舞着那男子肥胖的身躯，一个翻滚，那老板身上又是一层密密麻麻的箭，而威真思人已到了茶馆靠近西边的巷子旁，她抓起个酒缸，拼命一砸。

轰！一声巨响，断砖和烈酒同时激飞，埋伏在巷子里的士兵猝不及防，被淋了个满头满脸。威真思手一抖，火折子飞射而出，半空点燃，落在了满地的木屑与烈酒之上，刹那间明光一亮，火焰腾腾燃起。

士兵们惊呼走避，后退着脱下铁甲，他们身穿铁甲，不惧烈火，却也不能任烈火在铁甲上烧灼。威真思和纳兰述早已如鬼魅般越过火焰，直扑人群中心。威真思直奔士兵群后的那个指挥模样的人。纳兰述衣袖一拂，无数碎光如漫天花雨，花雨一绽，

血雨便哗啦啦落下。

他们虽只两人，却凶悍异常。尤其前头的威真思，砸酒烧人的时候身上不可避免地也被溅上了烈酒，此刻她披头散发，满面鲜血，身上星星点点尽是燃烧未灭的火焰，像炼狱里扑出来的恶鬼，四周敌人都被她气势所惊，纷纷后退。

威真思砸墙砸得很有技巧，两人冲出来后就是茶馆侧面的一条巷子，能阻挡四周包围者的箭雨。两人一出来就迅速占据了有利位置，顿时让那些蹲守在屋脊上的弓弩手，因距离拉近而失去了作用。

但先声夺人也只能是一刻，四面的士兵逐渐反应过来，试图包抄。一个轻功矫健的士兵，从一截断墙后翻了过来，他以为被纳兰述拎在手里的蛮子是什么重要人物，手中的长矛便毒蛇般先射向了蛮子的后心。

眼看长矛便要射到要害，纳兰述和威真思又都在全力鏖战，无力顾及，那人正喜得手，那一直哎哟喂呀嘶哑惊呼的小子，忽然一扭腰。

那一扭看起来很随意，好像只是顺着纳兰述的步态改变了一下姿势，但那势在必得的一矛，竟就这么擦着他的衣襟滑了过去，落了个空。

那士兵一呆，没收住刺矛的去势，身子向前倾去。

他伸手在地上一撑，正打算弹起，谁知一只脏兮兮的靴子，突然伸了过来。那靴子悄没声息地一踢，他的手顿时从地面上滑了开去，然后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手中的长矛飞出，撞到威真思脚下。

威真思回头看到，一剑将这入砍死，一脚把尸体踢到一边，冷哼一声，“爬不了墙，逞能找死！”

她心无旁骛地继续冲杀，此时她已经落在了纳兰述的后面。纳兰述与威真思大开大合、厉鬼般的杀人姿态完全不同，他出手精准有力，幅度不大，决不多耗一分力气，每个动作都仿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纵然在这单手拎人还要浴血厮杀之际，他也有种优游自如、杀气内敛的风度。威真思经过的地方血海翻浆，他经过的地方整齐如割麦，连鲜血都很少看到。

地上很快堆满了尸体，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儿。纳兰述和威真思还不觉得，被拎在纳兰述手上的蛮子少年却皱起了眉头，他脸朝下，正冲着那些尸体。

少年皱着的眉头突然定住了，身下，尸堆里，一个满面鲜血的士兵悄悄睁开了眼。

那士兵盯着威真思和纳兰述的身影，眼神里射出狰狞的光，他的手隐藏在同伴的尸体下，隐约有一柄刀被慢慢抽出。

眼看着纳兰述接近，那人头一抬，正要拔刀，突然看见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近在咫尺。

他呆了呆，才发觉是那个被拎在纳兰述手里的蛮子少年。

两人似乎都怔在了那里，大眼对小眼，各自对望。然后，蛮子笑了笑。

这愚钝丑陋、臭得令人不愿靠近的少年，以这样诡异的姿势，在这样诡异的情形下，突然给出了这样一个笑容，顿时惊得那士兵连偷袭都忘记了。

蛮子开了口，悄悄地道：“你干吗？”

那士兵张了张口，惊得完全呆住了。他这口一张，便宣判了自己偷袭计划的失败，在他张口的一刹那，蛮子突然呸地吐出一个东西，那东西精准地落进了他的嘴里，入口即化。那士兵一阵恶心，想吐却吐不出，随即便觉眼前一黑……这回他真的安静了。蛮子满意地笑了笑。

这时，一群轻甲卫士逼近前来，有几个专门招呼下盘，纳兰述怕拎着蛮子反害他被杀，便将他抛在不远处的尸堆上，准备等下冲出去再接他。

蛮子落地，撞得屁股开花，发出啊的一声大叫。一个士兵正从他身后冲出，蛮子向后一倒，撞翻了他的刀，那士兵急忙去捡刀，刀却纹丝不动。

士兵抬头，看见刀的一端被蛮子踩在脚下。蛮子鬼鬼祟祟地回头看看，确认纳兰述他们看不见这里，这才微微一笑，脚跟一抬。士兵急忙欢喜地捡刀，蛮子的脚跟却突然落在了士兵的手上，随即狠狠一转。

士兵仰头，欲发惨叫，蛮子手疾眼快，抓了团泥土，狠狠塞进那人嘴里，脚下却仍不急不忙地继续用力，一碾、二碾……直到确认那士兵短期内再也抓不了他的刀，蛮子才满意地放开脚。他的脚一拿开，那士兵便抱头鼠窜，连回头看一眼也不敢，心道：好恐怖的鞋跟！

蛮子也不追，望着他的背影，露出得意的微笑，人家这是内增高高跟鞋哟……

那士兵逃走后，又有人杀了过来，蛮子这回也不动手了，随手在地上抹了把鲜血擦在身上，然后狼狈地滚到纳兰述脚下。纳兰述看看他哀求的眼神，叹口气，又拎起了他。

远处的屋檐上，一个弓弩手远远地拉开距离，想要开弓射箭，还很狡猾地选择了纳兰述和戚真思的站位死角。

那蛮子少年一副气息奄奄的模样，眼珠子却骨碌乱转。突然，他眸光一闪，随即啊的一声嘶哑大叫，吐出一口鲜血来。

他一叫，戚真思不理睬，纳兰述却下意识低头去看。蛮子被他拎在身侧，他一回头，正好看见身后斜对角方向那个已拉满弦的弓弩手。

纳兰述一脚将一把砍来的大刀踢飞出去，大刀在空中呼啸而过，割飞冲过来的一人的头颅，那头颅向满弦的弓撞去。嘭的一声，弩箭被撞得偏了方向，激射向天。那弓弩手虎口出血，转身欲逃，可撞歪他弓弩的头颅突又诡异地飞了回来，啪地和他的脑袋来了一个对撞。刹那间，那弓弩手的脑袋被开了个血洞。

此时，他们已经冲到了巷子的中段，威真思蹿上屋脊，抢了一个正欲逃走的弓弩手的弓，反手一绕，将弓弦绕上对方脖子，横臂一扯，弓弦吱吱一绞，鲜血飞溅，一颗头颅飞出老远。

几个弓弩手俱被此景吓得仓皇后退，眼看就要给纳兰述和威真思冲出重围了。

蓦然前方一阵脚步急响，有人大喝：“逆贼已全部伏首，余孽还不速速受死？！”

大喝声里，一样黑乌乌的东西，向两人劈头掷来。

威真思一仰头，眼神一定，看清楚那东西的瞬间，发出一声狼般的号叫。



第二章 烛影摇红

那黑乌乌的东西飞过来，三个人在看清那东西的瞬间，目光都沉了沉，然后威真思发出尖叫，蛮子闭上了眼睛。

那一团东西呼啸坠落，威真思高高跃起，伸手去接，不顾自己身形已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射！”阴恻恻的一声命令，对准身在半空的威真思。

纳兰述突然放下蛮子，伸手在腰间一抽，他腰间的布条挣裂，一道淡青的白色光芒从管状腰带中抽出，光华一绽，像雪地里飞了漫天细碎的梨花。

这是纳兰述第一次对敌使用武器，他那武器甚是奇特，似乎是一节节拼接而成的，形如玉制，顶端是个权杖形状，很容易让人担心，那么脆弱的玉，怎么经得起钢铁利器的猛力一击？然而纳兰述衣袍一卷，杖尖一展，那些呼啸而来的重箭，没在杖身上留下一丝痕迹，白光如练，岚气淡青，像山间雨后的空明景色，刹那间便将围攻威真思的箭都拨落开去。

威真思已经落下，在跃起和落下的这一瞬，她似乎没有发觉身周情势恶劣到纳兰述为她动了武器，她只是怔怔捧着那东西，一脸空茫。

蛮子转开眼睛，狠狠盯着墙面，好像想用目光，把那里的一只臭虫碾死。

威真思怀里的，是头颅——尧羽卫神手小陆的头颅。

号称尧羽卫第一天才的神手小陆，尤擅武器制作，冀北王府和别业的安全防卫及

各种武器的改良，都是他的手笔。可以说，那天城门之上，如果没有小陆改装过的抓捕器，君珂也没法隔着那么远的城墙将姜云泽射伤。

小陆长于制作，本身武功并不出众，一向是众人保护的对象，这次也和尧羽卫其余人等一起留在了城外，等候纳兰述和戚真思。

此刻他的头颅出现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城外的尧羽卫已经被人围剿，全军覆没？

这个想法一进入脑海，便令人浑身一冷，一直怔怔看着小陆头颅的戚真思，似乎此刻才终于清醒了点儿，一抬头，眼睛血红。

尧羽卫训练苛刻，灵活狡狴，自成立以来，几乎没有核心人员伤亡，戚真思也几乎没见过任何友伴在自己面前死亡。一个她没有亲眼看见的鲁海的死，已让她疯狂，更何况现在，小陆的头颅便那么血淋淋地躺在她怀里……

戚真思这一怔，对方便以为是绝好的机会，遂绕过纳兰述，直扑戚真思，刀剑齐出，一心要将她立毙刀下，好分散击破这看似坚不可摧的两人之阵。

戚真思一扬头，反手将小陆的头颅背在身后。对方的剑尖已冲到，她只顾着用衣带将头颅捆个死结，避免掉落。

唰的一声，寒光耀眼，剑尖抵达的那一瞬，戚真思不退反进，双手一伸，五指如钩，左右狠狠一抓。哧的一声，红白飞溅，两个头颅被她生生抓在了手里，她看也不看，双臂一收，将那惨呼的两人狠狠对撞……

啪！刹那间，如西瓜爆裂，四周人嘭地被扑了一脸血。戚真思抬手，将手上两具不完整的尸体呼啸掷出，一连撞翻了数十人，她在血雨里冲出，狞笑举刀。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场厮杀的士兵，哪里见过这样的杀人恶魔，全惊得心魂俱丧，转身就逃。刹那间，那密密麻麻的包围圈，被生生撕开一个缺口。

那个茶馆离城门不远，戚真思和纳兰述转眼就冲到了城门口。

城门自然紧闭，戚真思却停也不停，一脚蹬上城墙，手一扬，钩索霍霍飞出，绳索上的爪尖一张一合形如人手，眼看就要搭上城墙。一个士兵举枪去挑，那钩子遇上枪尖，突然一合，啪的一声顺着枪身滑了下去。随即，钩子边缘一振，咔嚓一下张开森森锯齿，飞速一旋，便将那人的手旋了下来。

惨呼声里，断手飞出，那钩子咄的一声，钉入城墙砖缝。

这遇敌自动发暗器的钩索，也是小陆的设计，然而这聪敏绝伦的武器天才，如今只剩了头颅，茫然地望着自己的杰作再次克敌。

戚真思的喉间又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狼嚎。她毫不犹豫地攀绳而上，一个翻身便立上城墙，随即惨呼响起，大片大片的鲜血，从铁灰色的城墙垛垛上翻飞开来。

淡青人影一闪，纳兰述拎着蛮子也上了城楼。他的衣角也沾了血迹，神情冷而肃

杀，倒是那蛮子似乎被吓昏了，在他手中一动不动。

当初燕京城门都没能挡住尧羽卫，区区三水县的城墙，也不过是块稍微硬点儿的豆腐。

那两人愤然举刀，剖城而过，留下满地血迹和一城呻吟。

戚真思背着小陆的头颅在前面奔跑，灰色的衣襟割裂森冷的风。这又是一个欲雪的夜晚，天空呈现出一种死灰的颜色，像弥留之人翻白的眼眸。

城内没有人敢追出来，正是因为这样，两人才分外绝望，那说明，城外确实布置了力量对付剩下的尧羽卫，或者已经完成屠杀，等他们自投罗网。

然而，他们又不能不去。从鲁海死的那一刻起，前方就是步步带血的道路，终点便是死亡，别人的，或者自己的。

眼看到了和尧羽卫约定躲藏的地方，戚真思和纳兰述四面看看，眼神一闪。戚真思正要发出信号，纳兰述突然冲上前来，一把扯住她的手臂，指了指前方。

空气中有种奇异的臊臭，闻来熟悉，刹那间，两人眼神都是一冷，这似乎是那种所谓的“灵兽”黄鼠狼的味道……

红门教！

尧羽卫在三水城郊遭受红门教围攻的那一刻，一队快马，正驰骋在燕京往冀北的大地上。

那些马都十分神骏，跑起来风驰电掣。马上骑士的背囊和各种用具上，隐约都有官府印记，那是出京任职或外地进京官员回乡时才会有的特定印鉴。

按说这种身份，应该拉开仪仗，准备官轿，一路慢行，逢县拜会，遇驿站就休息才对，但是这些人行色匆匆地急着赶路，一应仪仗既没摆开，也没丢弃，那模样，好像随时准备拉出来摆一摆，但平时一定不用一样。

在这队奇怪队伍的前头，是一匹神骏超常的马，马上坐着一名着浅银色披风的男子，长长的纱帽遮住了他的容颜。他身后的随从为了行路方便，都是紧身利落，他却衣衫宽大，飞驰时衣袂飘飘，姿态如仙。

他们行走的路途离三水不远，却绕城而过，看也没看夜色里那不安静的城池一眼。

“主子。”后面一骑赶了上来，“前方定湖过去，就是冀北地界，我们探路的人已和定湖县衙交涉过了，他们会趁夜撤开关卡，放我们过去。”

银衣人淡淡嗯了一声，微微撩开纱帽，偏头看了三水县郊一眼。

“让那边以消耗他们实力为主，一路缠战便可，不要死拼，以免对方鱼死网破，令我等实力受损。”

“是。”那人应了一声，又愤愤道：“那群混账，竟在京中害了兄弟们一把，否则凭我们的力量，早已将尧羽卫都留在三水了。”

“我们的战场不在这里。”银衣人淡淡道，“再说，谁说咱们被纳兰述害了？”

那人愕然看过来。

“阴谋阳谋，尔虞我诈，从来不看一时得失。能够转败为胜，或化不利形势为有利，才是真正的强者。”银衣人一笑，“纳兰述确实出乎我意料，竟诈去了名单，可是他心太贪，还想用那名单引诱纳兰君让牵制我。如今我因此被贬出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去，我还得谢谢他。”

“那是。”骑士兴奋地道，“朝廷怀疑您掌握红门教，却没有证据，害怕您在燕京作乱，便找个借口贬您出京，还特意选了最贫瘠的清平郡让您做郡守，他们以为红门教在那里没有力量，却不知道……哈哈。”

“红门教的全部名单，不可能掌握在任何一个人手里。”银衣人含笑，轻轻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它只能在这里。”

夜色里，那人手指修长如玉雕，一双眸子笑或不笑，都带三分喜意，那喜意却又微凉，让人想起雪地里潜伏捕猎的狐……沈梦沉。

本应在京为燕京盟民区事件善后奔走的右相大人，现正在奔向冀北的路上。

“冀北大军果然追随成王妃而去，在边界中桐山附近，被朝廷埋伏的边军穿插分割，困死当地，负责指挥的刘将军暗中递信，说围而不攻的时间久了，难以对朝廷交代，请您早下决心。”

沈梦沉没有立即回答，只悠然地看着灰沉沉的天色，淡淡道：“快下雪了。”

他遥望着冀北的方向，一抹清浅笑意掠上唇角，“冀北风俗，立冬之日，合家团聚。咱们的成王殿下，也该传茶斟酒，烛影摇红了。”

立冬之日，冀北成王府。

成王一大早起来便觉得心神不安，传王府参事来问了问，说暗中保护王妃的那路三万大军已到了尧国边境，一路平安，没什么不好的消息。

“边境最近下大雪，消息来往慢，王爷且放宽心。”王府参事恭敬地道，“左右不过几天，定有更确切的消息。”

“调拨大军终究是大忌，而且也不能随王妃进入尧国境内。”成王支颐叹息，“要是尧羽卫在就好了，他们是尧国人，熟悉路途，行事又方便。”

“大军纵然不能跟随王妃进入尧国境内，但陈兵边界接应王妃，威慑尧国乱党，还是没有问题的。”参事笑道，“虽然越了边境，但您安排了一批‘西鄂扰民匪徒’，让大军以驱逐外虏的名义出冀北境，想来朝廷就算知道后问起，也是可以

交代的。”

成王嗯了一声，出神半晌，对这个亲信笑道：“心神不宁，怕不是因为军队在外，而是不习惯。这二十年来，立冬之日，向来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今年……王妃不在，述儿不在，迁儿也……”

他住了口，神情怅然。参事凛然垂头，不敢答话，心想：王妃和睿郡王也就罢了，二公子还是别提的好。

纳兰迁被软禁已有一年多了，成王几次想将他放出来，但碍于王妃的提醒，想着这个儿子确实胆大包天，也该磨炼下心性，最终还是把念头按捺了下去。一开始，他还会去看看，后来也去得少了。

“磨炼心性”这话，他自然也对府中上下人等说过。下人们揣摩上意，又见二公子迟迟不被放出，心中渐渐也有了想法，爬高踩低、作践冷遇之类的事便多了，不过当成王去看望纳兰迁的时候，自然一切又有不同。当然，这些，成王是不知道的。

成王起身，在空荡荡的殿中百无聊赖地坐了半晌，几个儿子和小女儿都来请安。自从纳兰迁被软禁后，成王采纳了王妃的意见，不允许庶子们再在府中居住，远远将人打发到各处军营里去，所以儿子们请安过后，都还要各自出城回营，刚才还热闹的银安殿，转眼又清静了下来。

只留下一个嫡女纳兰迺，唧唧唧唧地和他诉说想娘想哥哥，成王听得越发怅然，携了女儿的手，道：“走，看你哥哥去。”

纳兰迺一怔，随即明白过来，一撅嘴，“什么呀，我才不要去看他。”

“女儿家，不要这么小家子气。”成王慈爱地拍拍她的脸，“你忘记了？小时候，你迁哥哥对你很好的。述儿小时候身体不好，倒不怎么和你亲近，每次都是迁儿带你玩。”

纳兰迺扁扁嘴，不说话，却乖巧地挽起父亲的胳膊。

成王笑了笑，心情愉悦，纳兰迁从来都是除了纳兰述之外，他最爱的一个儿子。迁儿是他的宠妾所生，如果不是后来他一心要娶王妃，并为她不再有任何妻妾，这个宠妾，原本有机会扶为侧妃的。

因此，对这个儿子，他一直觉得有所亏。后来这孩子的性子变得暴戾凶恶，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

父女俩没带什么随从，一路散步到了纳兰迁被软禁的静园。他们并没有通知那边准备，但早有消息灵通人士，一溜烟儿地奔去了静园。

“快！”负责管理静园的一个管事着急地吩咐小厮，“快将蛛网扫扫，院子里的杂草拔拔！”